

# 反國教被引入危險境地



議論風生

連日來，學民思潮在特區政府總部外紮營抗議，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還有人接力絕食強硬逼迫政府投降，事情似乎無轉圜的餘地，這種對抗性的抗爭活動已進入危險境地。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頭三十年「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不斷，經濟社會政策也是越來越「左」，香港民衆對內地的這些做法觀感負面實乃人之常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內地在經濟、科技、社會各個方面飛速發展的情況下也暴露了諸如官員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環境污染等各種嚴重問題，雖然這些發展中的問題需要通過發展來解決，但畢竟是社會陰暗面，還是讓香港市民生厭。另外，開放自由以來，部分內地遊客素質不高、行為失當，也使香港市民心生芥蒂。雖然內地綜合實力非香港所能望其項背，但各方面的發展程度與香港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香港開展以認同國家為目的的國民教育自然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不但要特區政府大力推進，而且也要在各界廣泛協商形成共識，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內地的發展進步來消弭香港市民的疑慮。

從一開始，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政治勢力就企圖利用部分市民的這種疑慮情緒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近期目的，無非是通過刻意毒化香港的社會氣氛，來打擊梁振英政府的威信，打擊愛國愛港力量，為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撈取更多的選票。其長期目的，是要妖魔化國家的整體形象，在香港社會製造對內地的疏離乃至抗拒情緒，為他們在香港政治生活中長期生存發展爭得更大的空間。

因為上述原因，這次抗爭活動中既有意識形態主導的學生，更有乘機煽風點火的失意政客公民黨陳淑莊、惟恐天下不亂的職業搞事「學生」李成康等等各色人等。時至今日，這場抗爭活動已經不是簡單的就某一個具體的政策問題的意見表達了，而是演變成了魚龍混雜的政治投機活動，無辜的學生被綁上了戰車，已成騎虎之勢，身不由己，要他們自己下來已經很難。

事態發展至今，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很多政策修改，比如教材自主、延長試驗

期並承諾不考試也不算成績等。但特區政府的妥協讓步並沒有得到反對派政治勢力的善意回應，他們仍不依不饒，不斷採取絕食和遊行等對抗性活動，決意抗爭到底。事情發展到現在的態勢，政府實際上已經是退無可退：如果政府在壓力下屈服，放棄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則政府的管治威信將徹底喪失，今後推行任何爭議性的政策均無可能，政府今後想要維持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將十分困難。

特區政府應該認識到，在目前開展國民教育問題已經高度政治化了，在這形勢下再與抗爭者談什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材如何編寫、教學手法如何改善等技術性問題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即使政府作出再大的修改，只要不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抗爭者就不會善罷甘休，必將對特區政府窮追猛打。如今之計，特區政府應該一方面直接面向香港市民集中宣傳開展國民教育的必要性和推進的方式和步驟；另一方面要果斷決策，在適當時候依法取締對抗性的抗爭活動，否則必將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黃毓民再呃選民

希 爾

出選九龍西立法會議席的「人民力量」黃毓民聲言，如果該組織在地區直選五區均能勝出，日後若政府提出「惡法」便會集體辭職，再發動「五區公投」。

觀乎黃毓民過往的行為，以及今年已通過議員出缺安排條例的事實，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言而無信的黃毓民，試圖再用謊言欺騙市民選票。

記得在2010年初，當時還是社民連成員的黃毓民，聲稱為表達選民對普選的訴求，竟然夥拍黨友梁國雄、陳偉業和公民黨的梁家傑與陳淑莊，貿然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以重新再選的方法發動他們所謂的「五區公投」。當時的黃毓民對「公投」信心滿滿，許下諾言，說若投票率低於一半，他本人就算當選亦會立刻辭職。結果，黃毓民當選了，投票率只得17.1%，是歷來選舉新低，但黃毓民卻食言，沒有遵守承諾辭職。

黃毓民欺騙選民早有前科，如今試圖再欺騙選民將會更增添難度，因為根據在今年6月2日通過議員出缺安排條例，議員一旦辭職，便會自動喪失在六個月內再參選的機會。亦即是說，在2010年發生的「辭職後再選」的鬧劇將不會再次發生

，就算黃毓民辭職，再參與補選的，一定不是黃毓民。

所謂的「公投」，並不為基本法所容許，所有的「公投」活動都是違憲、違法的。事實上，從2010之低投票率可知，市民對這些不公義選舉根本不屑一顧，「公投五丑」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發動的所謂「五區公投」，雖然認受性極低，卻浪費了公帑1.6億，亦即「五丑造騷，市民埋單」。惟始作俑的黃毓民還恰不知恥，拿着執草當寶，竟然再以「五區公投」作參選政綱，試圖以一些沒可能再發生的事呃選票。黃毓民若不是捉字欺騙選民可以故伎重施，便是存心呃一些對議員出缺安排條例並不熟悉的選民。手法如斯低劣，令人質疑他本無實力可言，要靠呃呃騙騙「補數」。

黃毓民花言巧語確有一手，但任他說得天花亂墮，亦不能偏離事實。議員辭職後六個月不能再選，已經成為事實，並且立法，黃毓民以「五區公投」作政綱，亦即代表發表失實宣言，有抵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之嫌。筆者認為，當局應該跟進一下，要求他對所說的「五區公投」解釋得具體一些，以釋除公眾疑惑。

# 回復「金本位」實屬不智



宏觀微觀



蘇偉文

在國際金融上，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是美元的霸主地位，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往來、國際儲備和國際投資都是以美元作為主要結算單位。理論上其他貨幣也可以有這個功能，從前日圓曾有一段具野心的時期，但日圓國際化成效不彰，無法在國際金融版圖上挑戰美元。本來在歐元剛推出時，也讓外界有一個挑戰美元的期待，可是歐債危機後歐元地位也岌岌可危，兼且有解體危機，更遑論可以對美元國際地位造成威脅。

在這種背景下，美元幣值仍舊是影響環球金融的重要因素，而正因為這種因素，美國本土的經濟問題，可藉美元的貨幣供應和幣值的改變來調整，後遺症自然是環球金融的大環境備受影響。簡單點說，就是其他國家來為美國的經濟問題埋單。所以在美國也有一個這樣的說法：「我的美元，你的問題；我的問題，你的美元。」生動的將美元在國際金融上的地位顯露無遺。

在金融海嘯後，美元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各界對美元幣值能否保持產生疑問，美元地位也受到質疑。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元政策也成了民主黨、共和黨的政綱，而共和黨提出要重行「金本位」制度，鼓吹金本位制度可以穩定美元，是令經濟重拾升軌的方法。

金本位制度是指貨幣發行是以黃金來支持，中央銀行在發行貨幣時，需要等有值的黃金。例如黃金價格定於一千六百美元一盎司，則中央銀行每發行一千六百美元時，便要有一盎司黃金支持。有點像港元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的發行方法。

因為貨幣發行受制於中央銀行擁有多少黃金，也就是中央銀行不能隨意「印銀紙」，因此貨幣供應也變得平穩，好處自然是貨幣供應穩定，通脹也會穩定下來。重回金本位雖然有其吸引之處，但其成效卻不會在現代的金融體系中見到，因為金本位雖然長遠有助穩定貨幣價格的好處，但是這個所謂「長遠」卻不是指一兩年之間的事，很可能是要花上數十年的時間。現代金融體系根本無法等候這麼久。

以往美元也會實行金本位制度，但就是金本位限制了貨幣供應，所以美國不能藉隨意增加貨幣供應而應對經濟問題。美國在一九二九年代的大蕭條中經濟受到重創，因金本位對貨幣政策的制約，不能以擴張性的貨幣供應來振興經濟，反而用緊縮的財政政策，令經濟更難復蘇。

當貨幣供應取決於黃金的存儲時，對一些有豐富黃金資源的國家有利，因為這些國家可藉黃金開採而改變其貨幣供應。可是對一些經濟實力較強但缺乏黃金庫存和資源的國家來說，便難以具彈性的改變貨幣供應，這也是一種不合理之處。

再者，亦由於這種由黃金主宰貨幣供應的做法，除了會局限各國調控經濟的能力外，更會因貨幣供應不足，而令經濟增長減慢，而現在市場上各種和信貸有關的金融產品亦會不再存在，對金融創新和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制約。

基於上述的討論，筆者以為回復金本位作為學術科研課題還有其價值，但真的要實行，對今天的金融體制並不利。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 「絕食」修棧道 選票度陳倉

谷 風

香港市民大多都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但有些人以「絕食」方式反映意見，卻無法令人認同這是理性抗爭的方法。在立法會選舉進入倒數之際，一些政黨從不同的政治利益出發，鼓吹這種極端手段，目的已人所共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絕食」只是表面手段，選票才是反對派真正目的。



知微篇

直至昨晚，金鐘政府總部外仍有逾千名反對國民教育的青年，他們以靜坐、叫喊口號的方式表達訴求。作為一個崇尚言論自由的國際城市，香港市民大多都尊重學生這種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對有些人以「絕食」方式反映意見，卻無法令人認同這是理性、恰當抗爭的方法。事實本身，也不像表面那麼簡單。在立法會選舉進入倒數之際，一些政黨從不同的政治利益出發，鼓吹這種極端手段，目的已是人所共知。套用一句典故：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絕食」只是表面手段，選票才是反對派真正的目的。

凡事離不開一個理字

天地自然，萬物人心，都離不開一個「理」字。有所謂擇善固執，《禮記·中庸篇》：「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更有所謂從善如流，《左傳·成公八年》：「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無論是擇善固執還是從善如流，世間萬事萬物，總離不開說事實、講道理。無論一個人自認自己堅持的道理有多麼崇高、偉大，如果不理會事實的本身，而是以自己的偏見意識行極端之事，最終只會離事實越來越遠。

在政府總部外靜坐的逾千名青少年，一副副純真、青澀的臉孔，讓人很難將「無理」、「偏激」聯繫在一起。而當他們揮動幼弱的拳頭時，更讓人無法不同情他們的處境、無法不憂心他們所淌涉到的政治污水。但令人極其遺憾的是，從他們的主張到言論來看，他們並沒有認真了解國民教育事件的本身，更沒有理性

探尋真理的態度，衝動口號，越來越成為政客利用與操控的對象。

九月三日是全港中、小學的開會日，在反對派立法會候選人的口中，這一天儼然已是「死線」，因為「全港學校都要推行國民教育」、「九十萬學生從這一天開始被『洗腦』」。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按特區政府的課程大綱，有三年開展期的國民教育，並非一定要由今年九月這年新學校開始，而是可以任由學校自行決定何時開始授課。事實上，目前僅有六間小學決定在九月開設國民教育科，其他數百間學校根本沒有任何決定。不僅如此，即便是開設國民教育課程，也絕沒有所謂的「打分」、「考試」制度，更沒有規定必須採用一種教育參考書，學校與老師有絕對的自主選擇權。

反對派政客煽動「絕食」

這就是事實——個反對派政客、「絕食」煽動者所不願意承認的事實。在他們口中，這些都忽略不提，而香港被描繪成即將失去自由的絕望之地，香港學生即將成為「紅色洗腦」課程下的奴才，香港的教育也將成為「赤化」的基地……在反對派這種真正的「洗腦」宣傳之下，國民教育已經成為香港的「催命符」、「索命鬼」，任何哪怕試圖為國民教育說一些理性、公道的話，都會成為意識形態的對抗，是「賣港」行為。這都是理性的討論態度？這還有道理可以辯論？這到底是反對派無知的自我催眠，還是別有所圖？

其實，理性的市民都可以看出，坐在政府總部外的逾千名青少年，固然真正身份是學生無疑，背後真正在組織、操控的卻絕非學生本身，而是做頭做尾的政客。例如，參與「絕食」的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成員黃瑞紅，本身是公民黨的骨幹；同樣參與「絕食」的黃克廉，

本身是教協的遊行搞手；其他如韓連山、李成康，乃至此次大紅大紫的「學民思潮」核心黃之鋒，背後都有公民黨與民主黨的支持影子。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這些人都有政黨背景？為什麼國民教育諮詢期間沒有如此舉動？為什麼到了選舉關頭「忽然」如此高調？背後真正原因何在？

只要不是傻子，都可以看到所謂的反對國民教育行動，所謂的「絕食」，根本是一場赤裸的「催票」活動。是公民黨與民主黨等為求改變不利的選舉形勢，極力營造出的社會對立氣氛。一句反對派經常引用的話是：「投票率高，就對「泛民」有利，投票率低就不利。」反對派正意圖激化社會矛盾對立，拉高整體投票率，以在選舉中謀得更多席位。簡而言之，所謂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不過是選舉催票運動；所謂的「絕食」，不過是催票手段；所謂的抗爭，不過是政客表演。典故「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套用在反對派身上，再適合不過。

理性推動國民教育科

國民教育，勢在必行。事實也證明，絕大多數市民儘管對當中某些手冊的內容細節有所保留，但對認識國家、民族課程本身並不反對。而特區政府已採取了相當理性、克制的方法，逐步解釋、消除公眾疑慮。一如行政長官梁振英前日所說：「我看我們應該以事論事、實事求是。如果認為指引有問題的話，指引哪個部分有問題，正如過去任何課程指引一樣，政府都願意與大家有商有量，政府不會硬推。」

為求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有關。美國的意圖是不接受中國提出的「九段線」內的領土和領海主張，試圖重新洗牌，由其主導簽訂一個類似《三藩市條約》性質的「多邊條約」，重新規範南海周邊各國的秩序。所以，美國想趁中國還沒有強大起來的時候，要把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希望讓更多周邊國家參與進來，達到日後重新規範南海新秩序目的。

鄭海麟

# 美圖否定「九段線」重新洗牌



釣島風雲

釣魚島問題與台灣問題、南海島嶼爭議等問題，嚴格說來都是二戰後遺留的歷史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其中與日本關係特別重大，因為這些島嶼在二戰結束之前都是日本用武力侵佔的殖民地。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這些島嶼都應歸還給中國。戰後這些問題為何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決？這又與美國在戰後奉行「扶日阻共」的亞洲政策有關。

研究這些問題，首先要搞清歷史的脈絡，把握問題的癥結和時間上的關鍵日期。理由是，如果將這些問題提交國際法院，從以往國際法院判案的慣例來看，最受法官看重的是條約和關鍵日期這兩點。因為只有條約才有法律效力。與此同時，簽訂條約及條約生效的日期（即法律上的關鍵日期）也至關重要，否則便不能將問題講清楚。

「中日和約」確立物歸原主

二戰結束後，有關聯合國在處理日本於戰前用武力侵佔的領土問題，還必須從《三藩市和約》說起。該條約全文共七章二十七條，其中第二章「領域」部分，涉及中日疆界問題的條款明確規定：「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義務和放棄。」在這裡，聯合國只是規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放棄上列領土的一切權益，但放棄之後這些權益歸屬誰？《三藩市和約》並沒有明文規定。原因是《三藩市和約》只是一部「造法條約」，只能提供一些指導性的意見。至於日本放棄的權益歸屬誰？必須由日本與被侵佔

領土的主權國簽訂一份「雙邊條約」，具體解決這些領土權益的歸屬問題。

於是，在美國的斡旋下，日本政府於1952年4月28日（即《三藩市和約》生效日）與當時在聯合國仍然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台灣國民黨政權）簽訂了《中日雙邊和約》。該和約全文共十四條，另附議定書二款共七項，作為對和約本文的附加和解釋條款。其中涉及領土權益的是該和約的第二條：「日本放棄對於台灣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這一條款在文字上雖與《三藩市和約》相同，但訂約的對象卻是受日本侵略的領土主權國。這就意味着日本自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來所侵佔的台灣（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島嶼已歸屬中國。

儘管《中日雙邊和約》有這樣那樣的關失（其中最受國人詬病的是放棄對日索償），但作為中日兩國解決領土問題的一部「契約條約」，日本放棄的這些領土及其一切權益，自然歸屬與其簽訂契約的對方即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即所謂「物歸原主」。毫無疑問，《中日雙邊和約》是與《馬關條約》相對應的一部「契約條約」，根據《中日雙邊和約》，日本已將依條約《馬關條約》取得的台灣及其所有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同時又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用武力侵佔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一併歸還中國。這是有條約依據的。在1952年4月28日《三藩市和約》生效，以及《中日雙邊和約》簽訂這一關鍵日期之前，日本在國際法上還可聲明擁有這些島嶼的權益，但在這一關鍵日期之後，這些島嶼的主權和一切權益無疑歸屬中國。

至於越南、菲律賓等一些國家在這一關鍵日期之後，只是用武力佔領了一些島嶼，但是根本沒有

法理依據的，當然也是沒有主權的。擁有主權的只有中國。因此，南海問題的關鍵時間點也是在1952年4月28日，即日本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定解決領土爭端的雙邊條約這一天。

爭「南海問題條約」話語權

不過，1971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所以也就繼承了台灣、澎湖列島和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島嶼的主權。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海島嶼擁有主權。但事實是，目前大陸和台灣都只是佔領着南海的部分島嶼，所以兩岸之間必須合作協商來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近年來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再度浮現，這又與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有關。美國的意圖是不接受中國提出的「九段線」內的領土和領海主張，試圖重新洗牌，由其主導簽訂一個類似《三藩市條約》性質的「多邊條約」，重新規範南海周邊各國的秩序。所以，美國想趁中國還沒有強大起來的時候，要把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希望讓更多周邊國家參與進來，達到日後重新規範南海新秩序目的。

因此，「多邊條約」和「雙邊條約」的問題也很值得關注。美國主張南海問題多邊化，中國堅決反對多邊化解決南海問題，主張各聲索國分別就爭議島嶼進行雙邊談判。多邊化是美國的要求和企圖，這是中美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根本分歧。美國要求中國保證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和無害通過，這裡面也涉及許多很複雜的問題，有高度的政治性，其實都是大國之間的博弈。最後就是中美之間角力，看誰最終握有主導簽訂《南海問題條約》的話語權。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 添「個人遊」硬件

陳志豪

隨着國家日益富強，「個人遊」開放的城市愈來愈多。筆者不會否定「個人遊」對香港的支持作用。開放的城市多了，理所當然，訪港的旅客也愈來愈多，由04年約300萬內地旅客透過「個人遊」訪港，增加至去年近1,500萬，間接創造了5萬多個就業職位和逾160億港元的經濟產值。可以說，香港近年失業率維持低位，成功撐過金融海嘯，客觀地看，國家支持和「個人遊」政策功不可沒。

不過，任何公共政策也有利和弊，也有成本與利益的兩面。以「個人遊」為例，確實對促進本港的旅遊業和零售業起了莫大的作用。然而，大量的訪港旅客也同時刺激了商舖租金上升，拉高通脹，加重運輸工具的負擔，而由於文化水平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更可能引致旅客與本地居民發生衝突。

當然，以上種種問題，其實是世界上大多數著名旅遊區也同樣在面對的情況。原則上，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的城市，歡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旅客來港，正如我們不會禁止美國某一個州份的旅客，何況是祖國同胞。問題在於，從現實上看，香港僅僅是個1,108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容器太少，更只開發了其中的30%。大量遊客訪港所引起的副作用已逐漸浮現，在公共運輸系統的運載能力未有顯著提升、副商業中心區尚未建立、商舖和酒店總量未有大幅增加的情況下，香港的硬件實在未有能力滿足更多遊客的需求，搞不好，更會令訪港旅客留下負面形象，損害本港旅遊業的聲譽和競爭力。

筆者以為，為保持香港「好客之都」和「宜居城市」的形象，現階段不宜開放更多的「個人遊」城市，應先集中資源搞好硬件，繼而規劃好旅遊區和本地居民的購物點。容器大了，自然有條件服務更多的遊客，也不會影響本港居民原來的生活，皆大歡喜，把好事做得更好。

作者為香港青年新動力主席